

他们老了，终于对我开始有了一点妥协，不再粗暴野蛮恨不得替我规划所有人生。或者我也已经不是几年前执拗的自己，活着活着，人的耳朵都开始变软，什么样的风都可以往里吹一吹。

把耳朵放软

世上有一门忠烈，也有一门豪杰，家族特质这个东西多少有点遗传。要说我家有什么特质，想来想去是三个字：不耐烦。往好了说，我家三口人都是直脾气，不带拐弯抹角。往坏了说，这三个人性格全都差劲得要死，自以为是又自作聪明，对生活的一切，总显得那么武断鲁莽不自知。

我是在最痛苦的青春期了解到这一点的，当时觉得自己像树上那片最倒霉的花瓣，不偏不倚掉进了粪坑。这是个多么残暴的家庭，父亲和母亲，最喜欢做的回应就是：不！他们几乎反对一切，比如我说想出去走走，得到的回答是不。我想买个随身听，回答依旧是不。就连吃晚饭时说“菜好像有点咸”，他们也是异口同声：怎么会？一点没有多放盐！

父亲认定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他常年出差，虽然也说说云南的天怎么蓝，广东的水多么绿，等我说也想出去看看，他立刻附送一条自己的人生经验：别去，千好万好，还是自己的家

好。听我的，没错，还有哪儿我没去过？就这样，18岁之前我甚至没出过上海市区。我母亲则喜欢武断地认为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她看到邻居女儿穿了新裙子，隔天买一条一模一样的送我，理由是：你怎么可能不喜欢？听到别人的儿子考上了某某大学，回来就下令：你也考那里吧，那里好。但凡别人说过用过的，她都觉得有十二万分的好处，借了别人的经验回来优惠自家，实在很划算。

正当壮年的时候，他们是一对无法跟小孩有什么交流的父母，只要你违背一点儿圣意，两个人脑筋里是全然的想不通，恨不得马上回到解放前，重新回到父母之命大过天的年代。

很多年后，我发现他们变了。以前我每次出远门，母亲在电话里说的都是：有什么好玩，赶紧回家。今年年初去东南亚待了一个月，她居然没有催我，而是有点儿羡慕地说：真好。上海真冷。间或还叮嘱我：在泰国可以多喝点牛奶，回来没得喝。我说不如

明年冬天你也去过冬，她再也不像很多年前将头摇得像波浪鼓，眼神里居然有了点跃跃欲试。

我父亲向来不喜欢我的任何一个男友，每次带回家，他都使劲摇头，鼻子里哼着：你们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去年带新男友回家，他破天荒开了瓶酒，要跟人家喝一杯。他们老了，终于对我，开始有了一点妥协，不再粗暴野蛮恨不得替我规划所有人生。或者我也已经不是几年前执拗的自己，活着活着，人的耳朵都开始变软，什么样的春风都可以往里吹一吹。

我疑心父母是因为年纪大了，才不得不放下固执己见。说到底，世界已经不是他们的了，再没有魄力不耐烦地否定一切。这多少有点让人伤心。当我又一次在饭桌上开口说菜咸了时，我父亲啾啾道：嗯？怎么又咸了？是我没做好，起锅太急没搅拌均匀……

多年弥漫的硝烟终于从我家散去，一家人和和气气，成了三个面目和善的成年人。（据《中国青年报》）

生活微博录

做儿女最失败的，就是既厌恶父母设计的人生，又怕走错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神之右眼

我朋友、我同学、我亲戚。

——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

没有结局的感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痊愈。人生没有彩排，好好珍惜现在，把握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

作家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心》中告诉我们：“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6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触碰又收回手。”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歌德

人生就像煎荷包蛋一样，煎完一面，还有一面。

青春是没有并且也不需要导师的——自以为是，拖泥带水地长大，乱混，乱玩，乱学习，乱经历，然后有一天顿悟到什么，忽然自觉起来，有了绝对成人的负责任心态，就是青春散场的时候了。

就像高三毕业后忽然意识到那些不能给成绩提供任何帮助的阅读才是阅读一样，我现在回头，想到那些无所事事令你在晚上深感荒废不安的日子才像是活着。
——@里八神

我们常为了一个眼前的人义无反顾，却很难为了一个未定的未来和梦想而万死不辞。好比你听了励志的讲座，立马回家背单词过几天却放弃了，又好比你看了旅行日记，心血来潮地查阅资料却又踌躇最后不去。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可如果你走出第一步这个世界就很小，最大的敌人是你的犹豫。

爱情，也许在我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



倾听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晚年时声望很高，拥有上千名学生。一天，这位两鬓花白的老者蹒跚着走进课堂，手中捧着一摞厚厚的纸张。他对学生说：“这堂课你们不要忙着记笔记，凡是认真听讲的人，课后我都会发一份笔记。一定要认真听讲，这节课很有价值！”

学生们听到这番话，立刻放下手中的笔，专心听讲。但没过多久就有人自作聪明——反正课后老师要发笔记，又何必浪费时间去听讲呢？于是开起了小差。临近下课时，这些学生觉得并没听到什么至理名言，不禁怀疑起来：这不过是一堂普通的课，老师

为什么说它很有价值呢？

课讲完了，阿那克西米尼将那摞纸一一发给每位学生。领到纸张后，学生们都惊叫起来：“怎么是几张白纸呀！”阿那克西米尼笑着说：“是的，我的确说过要发笔记，但我还说过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如果你们刚才认真听讲了，那么请将在课堂上所听到的内容全部写在纸上，这不就等于我送你们笔记了嘛。至于那些没有认真听讲的人，我并没有答应要送他们笔记，所以只能送白纸！”

学生们无言以对。有人懊悔刚才听讲心不在焉，面对白纸不知该写

什么；也有人快速地将所记住的内容写在白纸上。后来，只有一位学生几乎一字不落地写下了老师所讲的全部内容，他就是阿那克西米尼最得意的学生，日后成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的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西米尼满意地把毕达哥拉斯的笔记贴在墙上，大声说：“现在，大家还怀疑这节课的价值吗？”

阿那克西米尼一贯主张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倾听。只有乐于并善于倾听，才可能成为知识的富翁，而那些不愿意倾听的人，其实是在拒绝接受财富，终将沦为知识的穷人。

（据《环球人物》）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

一

前两天听家人说件事，有个搞房地产的同志，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

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

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

有一年我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

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

我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

他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三

原来认识好几位同志，都属于挺聪明的人，但际遇不太好，有天就突然消失了。

再过那么两三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面目完全改换，行头也变了。

跟你讲他是怎么在大师教导下顿悟的，痛哭流涕后，从此嘴角都是莫测的一缕微笑。

说话特别玄，前生后世的，你要有点疑问什么的，他就怜悯地看着你“我也曾经象你一样无知”。

有次跟沈浩波聊起来，他说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找他出书，说要启蒙大众，他一开始也特别纳闷，聊深了明白

了。

他笑“这是另一种功利，这种多快啊，哥们我悟了，瞧我比你们都高”

四

最近有的新闻杂志简直吓我一跳，满天神佛，写得神乎其技。

前几天碰上一个开书店的人，满面愁容，他爱人清华毕业的，看了这些报道，现在要把家产都变卖了，上山去。

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是说我从没见过”

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像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据新浪博客）